

煙湖五派一孤愁

夢莉散文集

夢莉著

1330
怪湖五派一石愁

夢莉著

煙湖更添一段愁

作者：夢莉

出版者：八音出版社

印刷者：大眾印務局

規格：大三十二開本

版次：一九八九年四月

泰國第一版

一九八九年九月

泰國第二次版

定價：泰幣五十銖

10.00/-

感情的泉水淙淙流淌

秦牧

「煙湖更添一段愁」序

一九八八年六月，我們廣東訪泰華文文學考察團在曼谷盤桓的日子裡，我認識了好些活躍在泰華文壇的作家，其中有一位就是夢荊女士。她是泰華寫作人協會的副會長，又是一位實業家。她的善良、熱情、文雅、大方的氣度，給我留下了頗深的印象，傾談之下，才知道原來她還是我的小同鄉。我離家數十年，極少碰到鄉人，不意在海外竟和這樣一位同鄉女作家邂逅了。

我禁不住打聽起她的狀況來，因而知道她是曼谷幾位出色的華文女作家當中的一位。她以寫作散文為主，作品饒有特色，很能博得人們的共鳴。聽說有一次她上市場購物，被喜愛文藝作品的女售貨員發現了，女售貨員竟向她獻了花，一個作家能夠受到這樣的禮遇，應該說是讀者給予的最高獎賞了。

東南亞各國華文文學的發展，既具備有利條件，又存在許多困難因素。源遠流長，繼承現實主義優良傳統，作者羣深刻體會當地生活，這是它的有利條件。由於華文教育式微，書籍出版不易，又是它的困難因素。我對於各國在這片園地奮力耕耘，使華族文化薪傳不息的同行們，素懷敬重之心。因此，夢荊女士邀我爲她的新作，散文集「煙湖更添一段愁」寫一篇序言時，我就爽快地答應了。

我讀過這本集子中的許多作品，覺得它們是頗多優點的。它們具有女性文學的特色，感情細膩，文筆委婉，狀物寫照時繪聲繪色，抒寫內心時如泣如訴，娓娓動人，獨標一格。

讀了這些作品，我這才知道，作者是有相當豐富的生活閱歷的。在「萬事東流水」一文中，她說：「我家原是望族，也是一個封建的大家庭。祖父是秀才，喜歡收藏書畫、瓷器、古董……；祖母也是出身書香立家，長詩詞，尤擅書畫，父親在他的薰陶和影响下，顯露才華，文學造詣很高。而我的母親却是出生在一個農民的家庭。父親早年隨其叔父來泰做生意，後結識母親，相戀成婚。可是，因為門風不相稱，回到家鄉後，母親就一直受到家族的歧視和排斥。我是介於兩個階級出生的……」由於有這樣的經歷，加上後來在抗戰時期，家道中落，輾轉流離，歷盡許多劫難。接着時來運轉，進了高校，重新出洋，涉足商界，馳騁文場，廣泛遊覽，這種豐富的生活，是使她充分體會了人生的。

本集作品，寫了好些方面的事物，既有中外游記，又有敘事懷人之作，而最多的是歌頌

男女間純真愛情的篇章，它們有的是自我直接抒寫，有的是假借他人加以體現，有的甚至是改以男性口吻表達情意，但它們在讚美高尚純潔，互相尊重，彼此信賴，終生不渝的愛情這一點上是一致的。我猜想作者在感情生活上曾經有過波瀾翻騰，纏綿悱惻的經歷，刻骨銘心，不能自己，在神馳往事的時候，就借這些篇章寄托自己的感懷了。因此，它們有時又多少流露出一點感傷的氣息。這些作品之所以贏得感情易于共鳴的青年讀者的喜愛，理由大概就在這裡吧！歌頌高尚純潔的愛情，對於推廣社會倫理道德有其好處。因此，它們是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的。

這種表現兒女之私的細膩文筆，舉出下面這一段文字可以作為代表：「在幻覺上，恍惚每走到什麼地方，你的影子總跟到什麼地方。陪同我的主人們，離開我住房之後，我便獨自溜到這古木參天，大海環抱的小天地裡蹣跚，徘徊；希望找尋我們曾經踏過的一沙一石，坐過的一椅一凳，摸過的一花一木，說過的一言一語……在這歲末年初的時候，心潮更加澎湃，奔盪……」（「普陀之行思如潮」）瞧，這不是纏綿委婉之至麼！

作者的善良、向上之心，也加強了這些散文的魅力。例如從「李伯走了」這篇作品中，看作者對各個好的壞的廚師採取的合情合理的態度，就可以想見她對人處事，是相當厚道的。又如，從「乘風破浪一風帆」中的一段自白，也可以想見其為人。「我認為，生為中華兒女和她的子孫後代，熱愛中華文化和沿襲它的習俗，這是應該的，也是天經地義的。我同我

的文友們一樣，堅信中華文化是全人類的巨大財富之一。」善良向上的品格自然使文字增添了魅力。

優秀的散文，一般總是文筆瀟灑自如，內容清新飽滿，作者敢于抒寫內心世界，傾注感情，作品具有獨特性。在這些方面，夢莉女士是在努力做了，并且也都獲得相當成就。

如果這位女作家能夠擴大她的寫作領域，除了寫愛情題材外，更多地描繪各種人物和社會百態，她還可以進入一個更寬廣的領域，因為，在這方面，題材將更加像耀目的繁花了。

我祝願夢莉女士不斷取得嶄新的成就！

一九八九年初·中國廣州。

序

饒芃子

夢莉是當今泰國文學界一位很有才華的女作家，她的散文，柔美、淡雅，有一種詩也似的韵味。在作品中，她常常以志誠的態度，來表達自己發自內心的感情，托情于文，視讀者爲友。十年來，她苦心尋覓自己的寫作道路，在心裡那盞文學之燈的指引下，用心力和感情，辛勤筆耕，執着追求，現在她的散文園地裡，已經鮮花盛開，呈現着一種誘人的景象。

我認識夢莉，是在去年六月我應邀訪泰的時候，那時她和文友們一起到機場來接我，身穿鵝黃色長裙和鑲着金邊的黑絲絨上衣，舉止文雅，清麗脫俗，我在心裡猜她是一位詩人，及至讀了她收在「輕風吹在湄江上」的那些散文，才知道她是一位散文作家。由于她的散文都寫得很美，文中和她氣質上的那種淡淡的哀愁，那種悵郁的意蘊，是詩化的，讀者們可以把它當作詩來閱讀和欣賞，所以我仍然認爲我的第一感覺並沒有錯。在泰國的日子裡，她和作家范模士、白翎曾和我一起暢遊曼谷的佛城，參觀鱷魚湖和玉佛寺，我們還多次在暨南大學旅泰校友會會長、華人企業家顏開臣先生的豪華別墅聚會談心，談我們心愛的文學和泰華

文學的前景，因為氣質相投，一見如故，很快就成為好友。分別後，彼此工作忙碌，聯系不多，但每次她寄新作給我，我總是迫不及待地讀完它。我喜歡她的真摯，敬佩她的勤奮，也常常被她文中所表現出來的藝術人格所感動。她的散文，曲折有致，有一種悠悠然的情思，把它們編列起來，有如芬芳、潔淨的茉莉花串，那香，那格，完全是屬於她自己的。

夢莉的作品大多是抒情的，純粹敘事的很少，而她的佳作也是前者居多。她善于捕捉人物細膩的感情活動和思維過程，運用借景抒情、注景入情和回憶的手法，把它們表現得迂迴曲折，甚至到了欲罷不能的地步。她的抒情，不是為情而情，往往留露着作者的赤誠和靈氣，令讀者感到真實、親切，有一種投入感，和作者一起投入作品，投入人生。愛情自古以來就是文學家吟唱不絕的主題，在夢莉的作品裡，有不少是寫苦戀和離情的，如「煙湖更添一段愁」、「霧海情天」、「漫長的期待」、「一種相思兩處愁」、「似水流年」、「又是除夕夜」、「離情」、「雲山遠隔愁萬縷」、「聖誕情思」、「聚時歡樂別時愁」、「關山有限情無限」、「相逢猶如在夢中」等。這些作品的共同基調是傷感，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愛情，都是「無結果的愛情之花」，帶有相當程度的虛幻性。她的佳作之一「煙湖更添一段愁」，主要就是表現作品女主人公苦戀的情懷——昔日一段銘心刻骨的愛情，至今仍深藏在心底，于是有留戀回憶的習慣，常常借助回憶去尋覓以往那至純至美的感情，通過追憶和追憶中的感覺，重溫舊事，為自己創造一個可以傾瀉內心感情的獨特的「舞台」。在作品中，有些不是「直」寫出來，而是通過景物在人物心中的投影，激起「我」感情的心泉，沿着人物

的心路，一層一層地抒寫、鋪敘出來。作品開始從「我」對西湖的「偏愛」落筆，使西湖的景物染上了「我」的情緒：

「我偏愛西湖的靜美，無論晨曦或暮靄，它總帶有一種淡雅深邃的意境。」

當春暖花開的時候，湖邊桃紅柳綠，一派旖旎的湖光，映襯着天際層層疊疊起伏蜿蜒的山巒。

夏暑而霽，湖上淡粧濃抹，變幻多姿的湖光霞影。薄霧輕雲，隱約朦朧的翠島長堤，以及那柳風梅月，無不給我留下深深的印象，而使我對它產生一份特別的感情。」

接着，是寫「我」的情懷，曾多次想借西湖解愁排悶，滌蕩心中的憂郁，進一步渲染她對西湖那一份特殊的「愛」：

「在此，我不知度過多少個春夏和秋冬，無論是晴天或雨天，不管在我心情舒暢或愁悶，同樣的，我都會情不自禁地聯想到西湖，而移步到西湖。」

尤其，當我情緒低落，或心裡象被石頭壓得難以呼吸的時候，我更會風雨無阻的徘徊，留連于湖邊！……」

然後，才把筆鋒掉轉，描寫眼前的實景實情——「今年的氣候有點反常」，殘冬不走，細雨霏霏，稀稀落落的桃花和不堪風雨摧殘的花蕊，令人傷感！自己心情消沉，「獨自蹣跚于湖邊的花叢之間」，面對這似曾相識的情景，神思飛馳，那段難忘的歷史又一幕幕地浮現：花

下吟詩，秋夜談別，以茶代酒心對心的盟誓。這一切，是多麼親切，又是多麼美好和純真！如今，它們都成了留在心底的陰影。作品最後，引長相思詩裡的詩句：「君淚盈，妾淚盈，羅結同心結未成……」，以「我」的我倆有愛無緣」的痛苦慨嘆結筆。這篇作品的後半部，基本上是由回憶的場景構成的，這些場景極少是情節性的敘述，而是充滿各種描寫、追憶和自白，實際上是展示了人物內心的意識流活動過程，作者在這裡捕捉的是主人公在現時與舊日交融中的心光，這種人物心理表現手法，在泰華文學作品中，是罕見和新穎的。

夢莉的另一佳作「相逢猶如在夢中」則主要是寫離情。「我」和「你」是二十四年前一對「心心相愛，靈犀互通」的戀人，由于殘酷的社會現實和萬惡的戰爭，被分隔兩地，無法聯系，多少歲月流逝了，但他們的感情却不為時間所磨損，離別給他們帶來了無限的痛苦和哀傷！二十四年後，他們又在舊地重逢，雖各自有了家室，但「別夢依稀，往事歷歷，思緒萬千，故愛心燃，沉痛心傷……」作者在作品中，通過「你」的書信和「我」的內心自白，把這對昔日的情侶，在久別重逢時那種迷惘、甜蜜、酸楚、淒涼混合的複雜心情，那種「失」而復「得」的歡樂，「得」而又「失」的悲傷，內心感情的碰撞，表現得十分細膩和深刻。重逢本來是現實的，因為是近乎永別的久別之後短聚，所以有「相逢猶如在夢中」的感覺，從現實如夢，引出「願我們永遠，永遠活在夢中，夢長留，人長在……」文完而情在，讓讀者自己去咀嚼作品中的各種苦樂的滋味。作者在這裡譜寫的，是一支悲愴、動人的心曲，也是一首優美生命的頌歌。

在夢莉寫離情的散文裡，有好幾篇都是寫機場惜別。飛機場是現代人離別的傷心之地，人的一生不知在那裡經歷多少回別離？有的很快就忘記了，有的却因受過感情的狂濤駭浪的沖擊，心潮漲落的侵蝕，永遠銘刻心頭。「離情」寫男女主人公在機場柵前的擁別，真切，深摯，無可奈何，無法迴避。最後，「你」已遠去了，「我」獨自留在機場黯然神傷！「：：：走了！走了！它既帶走了我的人，也帶走了我這顆悲愴的心：：：。」這不是一般的慨嘆和抒情，而是苦吟。「關山有限情無限」寫「我」送「你」到機場，在閘口握別的前前後後，特別是內心那種憂傷、沉重和惆悵的情緒，作者通過對「我」的心情和行動的描述，層層渲染，步步迭進，逐步深入，把感情抒寫得淋漓盡致。作為語言的藝術品，這二篇散文都是靠「我」對「你」的一番情愛澆鑄出來的。

夢莉的成長并非一帆風順，她的精神世界也曾受過挫折，我們讀她的作品，常常感到有一種對於人生的深刻的憂傷，浸透着作者的心靈。她寫的苦戀和離情，都不是狹隘的，而是與變動的社會和殘酷的戰爭聯系在一起，她筆下的男女主人公所承受的精神痛苦，并非來自對方和自己，而是歷史和現實對他們的心靈和感情的長期壓抑，這就使她的這些抒情性的作品，有了一定的社會和時代的色彩，有了比較厚實的生活的底子。

散文從空靈感情的傾訴，發展到能結合社會生活的紀實，是一種拓展。夢莉文集裡，還有一些抒情和紀實結合的作品，如「那堪回首話當年」、「萬事東流水」和「美國紀行」。這些這品，都是她旅中的紀實，但又不止於紀實，也有抒情。「那堪回首話當年」上半篇是

紀實，下半篇是抒懷，從紀實到抒懷，不是由似曾相識的景物所觸發，而是外在世界與內心世界的的不協調引起的。作品從鎮江之行的種種感發切入，到了鎮江，就聯想到民間傳說「白蛇傳」「水漫金山寺」的故事，因而去遊覽金山寺，記述了明媚旖旎、氣勢巍峨的金山寺實景，從巍巍金山又帶出了白娘子與許仙的曲折愛情，因而退想聯翩。接着，寫應東道主的盛情邀請，乘豪華遊艇，瀏覽兩岸風光和名勝古迹，「正是秋高氣爽的季节，江水與天共一色，白鷺與帆影齊飛」，江風，笑語，樂聲，一船的歡樂氣氛，這種明麗、美好的氣氛，與內心孤寂的「我」在精神上形成一個很大的落差，於是無意識地憶及往事，回憶的場景無次序地在腦際重現，現實中本來綫型延續的事件，在此却化為橫向鋪展的圖景，借助意識流手法，使作品後半部的抒情不失于平直，形成了情景交融、時空交錯的特殊佈局，最後，寫「我」痴痴地望着大浪滔滔東去。心中說不出什麼滋味，是哀傷？是思念？是渴望？還是激盪……：。「把感情表現得十分蘊藉、含蓄。」「萬事東流水」是作者故鄉之行的紀實，寫家鄉的變化和回鄉的心境，家庭的變遷、離聚和辛酸的往事，撫今憶昔，不免引起哀傷和感嘆：「唉！人生的變幻實在太大了，以前擁有的一切，現在都已煙消雲散！人世間的榮華富貴，也猶如天上的浮雲，長河中的浪花……」。這篇作品的基調同樣是傷感的，但它所表現的感情，已不是個人的情愛，而是一種歸依之情，對家鄉和民族的歸依之情。

「美國紀行」是一篇面向廣闊社會生活、內容厚實的散文，它表現出作者另一方面的審美意識。奇迹似的紐約夜景和生活在這個國家裡的各種各樣的人——美國人，華人，華僑，

他們對國家的貢獻。從美國的華人在社會上表現出來的聰明、勤勞，因而深信「中華民族總有一天會高踞于世界民族之林」。在這篇作品裡，作者筆墨所及，包括美國的歷史、地理、文化和人民的精神面貌，但文字精練，抒情處常常是「點睛之筆」，景物的紀實有層次感，不平淡，也不缺乏深刻的內涵，有一種陽剛之美。它是夢莉散文題材拓展的一篇帶有標誌性的作品。

我不知道夢莉是否也有過坎坷、血淚釀成的童年？我讀她的敘事性散文「小薇的童年」，總覺得當中有她自己的影子。作品以小薇的眼睛來看人生，生活中的許多細節，寫得非常真切、入微和傳神，令人讀了不禁為之唏噓！在這篇作品中，小薇的遭遇和作者對人生的體驗和感受混在一起，寫到辛酸處，我們仿佛聽到作者的靈魂在哭泣，好像她是在用自己的筆，「哀悼」那個小姑娘不幸的「童年」。夢莉的另一篇敘事性散文「李伯走了」，是用第一人稱寫的，「我」是作品的體驗中心和感受中心，但整個敘述的事件的重心却是李伯，作者以女性作家所特有的敏感和細致，把她從生活中觀緊、採擷來的，加工提煉，給我們塑造出一個無私、忠厚、和善和關心別人的廚師形象，由於事件和人物描述得具體，幾個事件的剪接又很見功夫。如果說，「美國紀行」是夢莉散文走向多元和廣闊的一個突破，那麼，「李伯走了」也是她在散文寫作方法上的又一種新的探索。從她新近的這些作品看，她已經從她筆下的「二人世界」走出來，她不但在自己的創作土地上開出了自己獨特的路，而且還在繼續努力，不斷地拓寬這條路。

夢莉的六十多篇作品，有的是愛心的抒發，有的是智慧的投射，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的敏感和良知，超越、唯美的激情。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採用第一人稱，這個「我」當然不能完全看成作者自己，但也不可否認，當中有作者的生命實踐，有作者對人生的思考，美好感情的追求，以及她在生活中體驗過的喜悅、失望、憂慮和痛苦。這裡有生活的殘缺和生命價值的交融，現實的感受和往事的積淀，歷史和今天的對比，人情與命運的悖離，這是活生生的人的歷史，也是活生生的人的內心生活傳記。記不清哪一首德語歌曲中有這樣一句歌詞：「請用你的心來理解我！」夢莉的散文是有意蘊的，我們要用心去讀它，理解它，包括那些美麗的情思和破碎的夢。

夢莉的原名徐愛珍，夢莉是她的筆名。夢中的茉莉是虛幻的，瞬息即逝的，但她的散文集「煙湖更添一段愁」却是現實的，經得起時間考驗的。我很爲夢莉高興，因爲她已擁有一塊可以寄托自己情思、飄散着裊裊花香的藝術園地。

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于暨南園。

序

司馬攻

序本來是不容易寫的，它極不好寫。因為寫序往往離不開兩種方式；一是寫書裡頭的文章，一是寫作者的為人。寫書裡文章，人家會說既然書裡有了，何必來重複解釋。如果寫作者的為人，有時又會被人家說這是弦外之音！因此，序要寫得恰到好處，確實不容易。

可是當我知道你經不起朋友們的再三慫恿，決定將你的一部份散文結集時，我却主動的向你提出，我要為你的散文集寫序。

在各種文學體裁中，我是比較喜歡散文的。我的作品也以散文居多。而你也喜歡散文，擅於寫散文，并且似乎比我更專。

未同你見過面，我已先讀到你的數篇散文；在尚沒有讀到你的散文之前，我就先聽到你的名字——夢莉。

我第一次見到你，你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具有中國傳統的女性，溫婉而端莊。後來我們接觸多了，我覺得你另有一種超逸的個性，你臉上總是隱著一絲淡淡的愁緒。我很少見你在公共場所笑過，也很少聽到你在會場發言，雖然你身爲「泰華作協」的副會長。

一般人總有一個錯覺：認爲一位生活很優裕，經濟地位很穩固的人，一定沒興趣寫文章。就是因一時興起而寫起文章來，也可能是「濫竽充數」而已。可是我却一直不敢估低你，這包括你的文章，你的爲人，以及你的工作能力。

我曾經和你談及一些寫作問題，以及你的人生觀，你都分析得有條有理。有一些問題是比較難以解說的，而你也委婉的回答，我覺得我對你的估計是正確的。

後來，我們接觸越來越頻，所談的問題也越來越廣，我竟驚奇你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很透徹。我更佩服你單槍匹馬，一年中有時竟有半年的時間奔走於中國各地，同中國很多著名廠商接洽生意。回泰國後你又要往內地各府作推銷工作。目前你們的公司發展到這麼大的規模，這和你分不開，是你化了很大的心血爭取得來的。

你有女性的矜持，你做的比說的多得多，你又有男性的豪放，往往一諾千金。我漸漸地覺得我前時對你的所謂「正確」的估計是錯了！我還是低估了你。

在百忙中你還寫文章，雖然大都是在靜夜時分偷寫，但你偷寫得很認真。我認爲你「偷」得對，「偷」得正好。目前泰華文壇寫文章的人不多，屬於女性的更不多。像你這樣認真